

明清床榻

赵祖武 编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SBN : 7-5306-4404-1

书 名 : 明清床榻

作 者 : 赵祖武 编著

出版社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定价 : 18.00元

出版日期 : 2006年1月

序

当今盛世,收藏成风。这是国人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提高的一种表现,对发扬中华传统文化、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有着积极意义。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史,文物历经沧桑,流传下来的可谓弥足珍贵。每件文物都在诉说着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曲折经历,每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收藏者在传递演绎着这些故事。

友人托我为沪上收藏家赵祖武先生的《明清床榻》作序。据介绍,赵先生是“老三届”高中生,当了十年工人后以高分考入复旦中文系,为文学硕士。曾发表几十篇颇有见地的论文,1993年出版《赵祖武文论选》。后对法律发生兴趣,2000年出版《律考陷阱100题》。近年又醉心明清床榻收藏,并将藏品展示于苏州同里古镇,受到好评。他的名片上并列着“作家”、“法学研究员”和“古床博物馆馆长”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头衔。窥此一斑,可以看出赵先生兴趣广泛,求新求变。

明清家具集中国古代家具发展之大成,做工精巧,蕴含独特的人文意趣,是中华文物宝库中的珍品。床榻作为家具中的大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融会了制作者、使用者的大量心机和智慧,反映了一个时代和地区的风俗,记载了一个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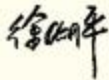
的荣辱兴衰,拥有很高收藏价值。历数百年岁月洗礼,明清床榻精品传世不多。赵先生能收藏数以百计品位高、品相好的明清床榻,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如果仅仅将收藏看成是财富的积累,而不进行文化的衍生,不赋予藏品浓厚的关爱之情、深究之意,就是对珍贵文物乃至历史文化的一种玷污。不注重文化的单纯收藏是行之不远的,一个好的收藏家,一定不会以藏品为收藏的终点,而会通过收藏,悟出藏品的时代精神和同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探讨其背后的故事。

《明清床榻》一书图文并茂,书中数以百计的图片几乎全是赵祖武先生等人自己的藏品,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对明清床榻所承载的文化含量和历史信息进行开创性系统研究。从赵先生的收藏经历以及这本书稿中,我欣慰地看到了收藏与文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

这本《明清床榻》难免有不尽人意或不够妥帖之处,但作为一个作家和法学研究员,能够耗费大量精力和心血进行古家具收藏,而且又如此执著、深入地研究并形诸专著,是值得肯定和支持的。希望赵先生能将他的收藏和研究持续深入,进入更为高妙的境界。

受命捉刀,言不尽意,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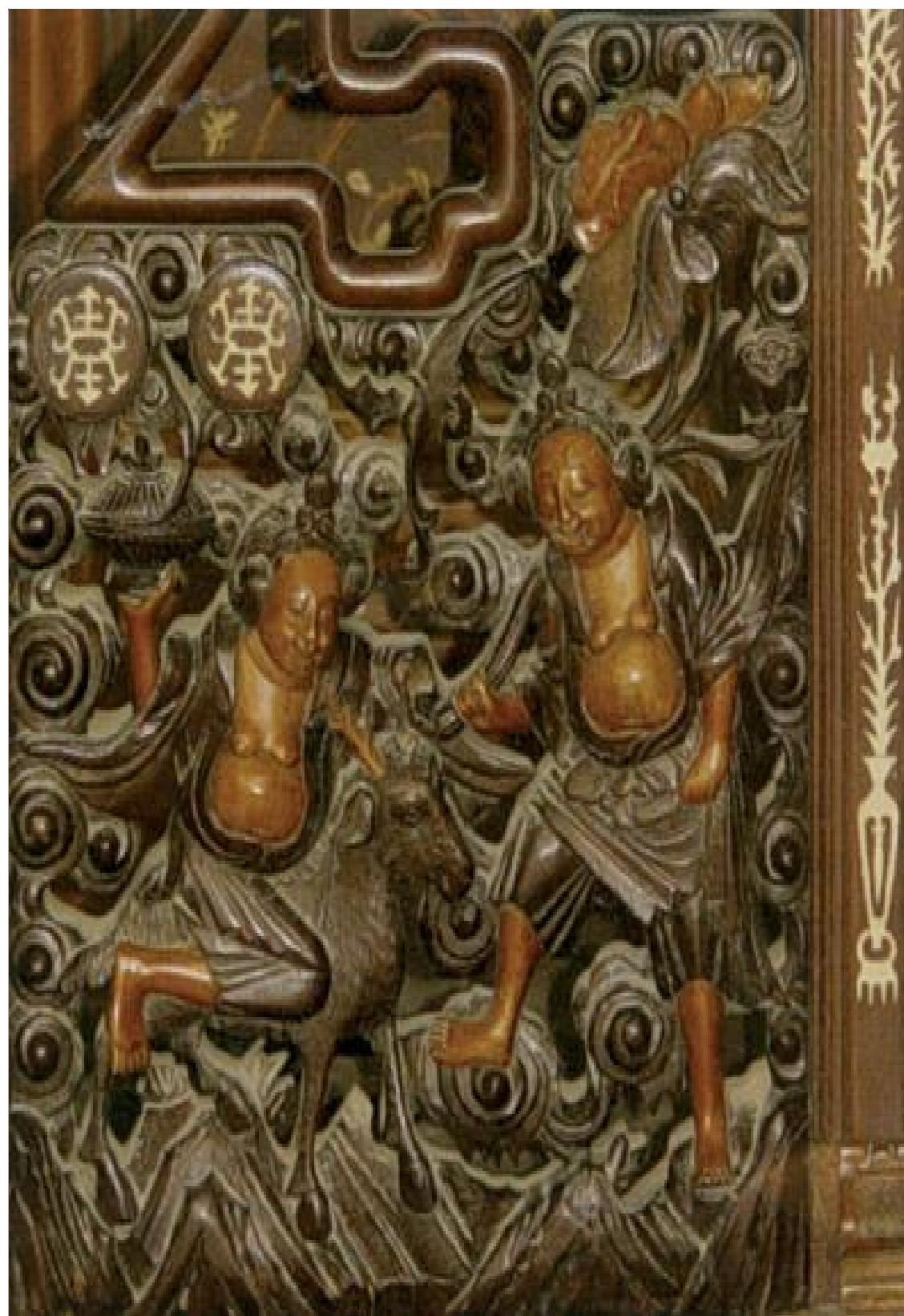
南京博物院 院长
江苏省收藏家协会会长



2005年11月24日

目 录

- 一、明清床榻的来龙去脉 / 001
- 二、百科全书式的民俗长卷 / 019
- 三、床如其人 / 044
- 四、床与权 / 065
- 五、明清床榻造型的演变轨迹 / 084
- 六、料不厌巨 工不厌精 / 097
- 七、戏剧演义集大成 / 107
- 八、文化思想印记大荟萃 / 118
- 附记 / 134



一、明清床榻的 来龙去脉

1、床的来历

床是什么？床是睡觉的用具，是家具中的大件。不错，从床的日常使用功能来看，它不过就是件卧具。家具城里林林总总的床，除了材质、工艺和审美上的差异外，似乎并没有太多值得研究、值得大书特书的东西。



然而，当你走进古城苏州被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退思园北侧的古风园的百床馆，徜徉在这里的上百张中国明清床榻之间，并且静下心来仔细品赏一下这么多造型光怪陆离、图饰想



入非非、色彩绚烂缤纷、工艺巧夺天工的明清床榻，你就不会依然认为床仅仅是用于睡觉的简单用具——我国古人对床的理解和重视竟然和当代人有如此巨大的区别；床榻所承载、所包容的思想文化信息竟然如同百科全书般的丰富、深刻。你一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对数百年前呕心沥血炮制这些人间杰作的明清古人感佩良多之余激发起思古幽情，萌发出探究这些明清床榻来龙去脉的冲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此纷繁复杂的器物的产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是突然地在明清二朝出现的，它必然有一个长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些使人眼花缭乱的明清床榻的前身是怎样的？它的发展演变的轨迹如何？

床作为家具家族中的老大，不仅体魄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资格最老、历史悠久：

《广博物志》中有神农氏发明床，少昊始作簧床，吕望作榻的记载。《诗经》、《场经》、《周礼》、《左传》和《庄子》等经典作品中都不时出现“寝床”、“卧床”等词。《孟子·万章上》称：“象住入舜宫，舜在床琴。”可见床的历史多么悠久而且深受各代圣贤之重视。

在床榻出现之前，古人是“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的。处在穴居野处时期的人类，最早、最原始的“床榻”——坐卧用具，应当是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中石器时代的“席”。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的编织席实物残片，证明当时的篾条剖片、刮光、编织等加工工艺已经比较成熟。到了距今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了最简陋的“木床”——从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许多居屋遗址中都发现经过烧烤、表面光滑坚硬的土床、土台。而从出土的



该时期的墓葬中的木棺床已经采用榫卯结合的情况来看,死者生前显然已经拥有作为高足家具雏形的低足的木床。

从无足的“席”到矮足的床榻,再到高足的床榻,这种由“低”到“高”的发展,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从无框边的开放式床榻到简单的围栏式、围板式的床榻,再到半封闭、全封闭的床榻,这又经过了数百年的时间。这种由低到高、由开放

到封闭的漫长过程,反映了古人物质生活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古人云“饿则思行,饱则思淫”,当人类处在饥不择食的原始生存状态时,“席地而卧”非常自然,作为床榻的“席”,其简便、舒适就已经满足了人们对床榻的基本功能要求;但是,当人类从原始社会逐步发展到封建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制造器物的技术也提高了,特别是贫富分化逐渐明显,富起来的人从物质享受的角度对作为重要生活消费资料的床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他们不仅摒弃了“席地而坐”,而且不再满足于造型和制作简陋的床榻。追求床榻的舒适、美观和华贵是他们“饱则思淫”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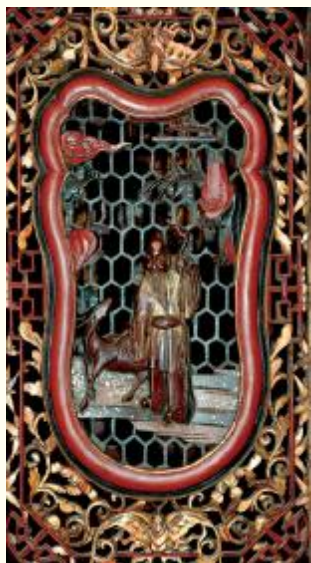
2、“人之待物，其最厚者，当莫过此。”

更值得说明的是：具有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明清古人，由于处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手工业和交通的发展促使各种文化艺术信息得以有效传递，加之统治层对作为重器、大器的床之精心制作持十分鼓励的态度，有的甚至身体力行地亲自动手参与制作（例如天启皇帝便自任工匠，而乾隆皇帝也经常到内务府的皇家作坊中指导家具的制作）。统治层、文化界、艺术界、宗教界、思想界无不将床榻视为宣传其观念、宣泄其情感的重要而特殊的载体。于是，床榻的型制、材质、图案、工艺等便纷繁多姿；种种文化的、艺术的、哲学的、宗教的、政治的、道德的思想信息也纷纷附载到床榻的制作之中。床榻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斑斓杂驳的车队踏过的道路，成为百科全书式的明清社会生态长卷。

明末清初性灵派剧作家、大玩家李渔在著名的《闲情偶寄》中有一段关于“床”的话，淋漓尽致地道出了明清时代的人们对床榻的依恋和重视的程度：

“人生百年，所历之时，日居其半。日间





所处之地,或堂或庑,或舟或车,总无一定之在,而寝间所处,则止有一床。是床也者,乃我半生之物,较之结发糟糠,犹分先后者也。人之待物,其最厚者,当莫过此。”

这位才情横溢、学富五车的江南才子竟然表示他对床的厚爱超过结发之妻,足见床的位置在古人心中有多么重要;足见床的涵义远不限于作为卧具的简单的物理功能。

3、床是中国大文化的镜子

床是人使用的,也是人创造的。人在最亲密地接触床的过程中不断地创造着床。人的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不可避免地倾注到他的作品——床之中去。正如文学作品中人们常常使用



移情手法将人的情感、思想移入景物之中,使景物情感化、思想化。床如李渔所云,作为同人形影相吊,终生厮守的伴侣,作为思想家、梦想者神游时所凭靠之处,自然特别容易被情感化、性格化、思想化。这样,床就成了折射历史上各朝各代、各个阶层的人的当时生活状态、生存面貌的镜子,就好比传说故宫的墙上在特定的气候和光线

下会产生逝去宫女等人物的影像,古代床榻必定会像VCD光盘那样记录下它的制造者、使用者的影像——经过特殊的方式解读其密码,便会使之毕现。

还值得研究的是,在几千年的以儒家为主宰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按儒家的观念,床作为

行天地之道的场所,其承载的文化思想信息特别强烈和丰富,绝不能等闲视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先生在他的代表作《理想国》里有一个著名的造床的例子。他说有三种床:“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制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创造的。”“就神那方面说,或是由于他自己的意念,或是由于某种必需,他只制造出一个本然的床,就是床之所以为床那个理式,也就是床的实体。”而木匠和画家制造的床只是摹仿。撇开柏拉图所谓“神”的





理念的唯心主义外壳，其合理的内核在于：“神制造的床”实质上就是原创的床、富于独创性的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式的床。这种“本然的床”不仅体现造床者的意念和造床者创作的必需，而且说明床

充分展示着深刻的、复杂的、丰富多彩的造床者的人生百态。

柏拉图们的后代、现代西方的中国古典家具研究者对中国家具大为赞叹，称之为“伟大艺术”。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学会《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图录》

写道：“依现代美学观点，它们极致的艺术性、手工、设计、造型及多样变化的款式至今仍深深震撼着人心。”当然，现代的中国古典家具研究家的目光还不如柏拉图那样深远和富于穿透力，他们尚不能透过中国古典家具“多样变化”的表象而捕捉到其间“本然”的、“实体”的东西，即



操纵、控制这种变化的中国大文化；他们尚未能把床作为一面镜子，从中窥见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4、“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

我国现当代的中国古典家具的收藏界、研究界是不是已经对明清床榻有了足够的注意和应有的研究和评价呢？回答是十分遗憾的：远远不够，甚至还有不少认识上的误区。

大家知道，近年来由于国泰民安和海内外家具文化的广泛交流，特别是民间文物收藏热和研究热的兴起，形成了以明清家具研究为主的中国古代家具研究的热潮。各种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家具类著作争奇斗艳，显示了我国家具研究的繁荣。然而，查阅众多的出版物后，似乎没有关于中国古代床榻的专门著作，而在所有关于家具的作品中，床所占的位置和比例甚少，而且，床榻品种稀缺，彼此互相重复。固然，由于床榻作为木制大件家具，在古代大都置于地面，容易受潮腐烂，在天灾人祸中又不易转移收藏，且易于受损，加之古人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不使用已故之人睡过的旧床，使得旧床榻难以进入流通领域，因而造成



床榻存世量及品种大大少于易于流通、收藏的桌椅等小件家具；这些都是造成家具研究著作中涉及床榻甚少的客观原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么。

其实，稍通文墨、略读史籍的中国古典家具研究者不难从古典专著中得知古人特别推崇床榻的信息：处在我国古典家具鼎盛期的明末清初的家具鉴赏大家李渔之所以会对床榻的重要性给予高度的评价，并非个别文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普遍看法。李渔时代的床榻在几千年逐渐演变的基础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林林总总、形式多样的极富艺术性、工艺性、哲理性和思想性的床榻如百花齐放、比比皆是，达到了“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沈春津《长物志》序）的境地。



什么样的床榻才算是上乘之作呢？古人和今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当今家具研究界关于家具评价有个流行的观点：首先看是不是紫檀、黄花梨、鸡翅木、乌木和铁力木等名贵硬木制作的。其次看其结构榫卯是否正宗的“明式”。再就是看是否符合王世襄从造型的风格角度概括出的所谓“简练、淳朴”等“十六品”。毫无疑问,以



紫檀木、黄花梨等名贵硬木精工制成的明清家具,才算是家具中的上品,包括床榻也是如此。榫卯结构的科学与否,造型风格的审美效果如何,当然也不失为床榻的评品标准。但是,如果仅仅将评价标准局限于此,正像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研究》中所称的明式家具就是材美工良,造型优美的家具,(该书列举的全部床榻均为黄花梨、紫檀木、榉木等硬木素漆制品,风格均符

